



大使馆血案 迷踪

【美】玛格丽特·杜鲁门 著
薛雯 肖草 苏辛 彦芬 赵平译

群众出版社



大使馆血案迷踪

〔美〕玛格丽特·杜鲁门

薛雯 肖草 苏辛

群众出版社 一九九二年·北京

(京)新登字 093 号

大使馆血案迷踪

(美) 玛格丽特·杜鲁门 著 薛雯等 译 苏苏 校

群众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1.25印张, 238千字 插页2

1992年2月第1版 1992年2月第1次印刷

ISBN7-5014-0832-7/I·264 定价:5.90元

印数: 0001—7000册

内 容 提 要

玛格丽特·杜鲁门是美国第33届总统哈里·杜鲁门之女。由于她从小生活在政治家庭，耳濡目染，对上层社会政客之间的尔虞我诈了解颇深，她笔下的人物不乏议员、大使、国务卿、高级官员和政治家。本书是一部出色的揭露西方上层黑暗的“黑幕小说”。它描写了有“伊朗人质危机英雄”之称的英国驻美大使詹姆斯在招待会上中毒身亡，大使的司机兼贴身随从哈菲兹也神秘地失踪。警察局莫里齐奥探长和女助手康妮·莱克对此展开调查，正当疑点初露端倪之际，英使馆安保官员普林格尔突然死于非命。莫里齐奥和康妮排除各种压迫和阻挠，远飞欧洲溯根究源，经历千难万险，终于发现了令人骇然的真相。本书情节曲折，惊心动魄，趣味性、可读性极强。

关于本书和作者

有“伊朗人质危机英雄”之称的英国驻美大使詹姆斯在招待会上中毒身亡，大使的司机兼贴身随从哈菲兹也神秘地失踪。大都会警察局莫里齐奥探长和他的女助手康妮·莱克对此展开了调查，正当疑点初露端倪之际，向他们提供内情的朋友——英国使馆安保官员普林格尔却突然死于非命。

与此同时，莫里齐奥和康妮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巨大压力，他们甚至被勒令停职。为了洗清自己，他们远飞欧洲溯根究源。经历了千难万险之后，终于发现了令人骇然的真相……走私、贩毒、凶杀、出卖盟友，这一切构成了“社会贤达”们的一幅百丑图。

本书情节紧张生动，是一部出色的揭露西方上层黑暗的“黑幕小说”。作者玛格丽特·杜鲁门(1924—)是美国第33届总统哈里·杜鲁门之女。由于她从小生活在政治家庭，耳濡目染，对上层社会政客之间的尔虞我诈了解颇深，所以她的文学作品大都是以发生在华盛顿的凶杀案为背景，以暴露高层政治人物丑恶嘴脸为特色，她笔下鞭笞的坏人中不乏议员、大使、国务卿、高级官员和政治家。她创作的长篇侦破小说除本书外还有：《白宫血案》、《博物馆谋杀案》、《国会谋杀案》、《乔治敦谋杀案》、《最高法院谋杀案》、《联邦调查局谋杀案》等。这些书不少已译成中文，深受我国读者喜爱。

——译者

书 中 人 物

萨尔瓦托雷·莫里齐奥：(昵称萨尔)美国华盛顿大都会警察局探长；本书的男主人公

康斯坦丝·莱克：(昵称康妮)大都会警察局女警官；莫里齐奥探长的助手和情人；本书的女主人公

杰弗里·詹姆斯：原为英国驻伊朗大使，后调任驻美大使；遇害

玛莎·詹姆斯：大使夫人

努里·哈菲兹：伊朗青年；詹姆斯大使的司机兼贴身随从

梅拉妮·卡伦德：詹姆斯大使的私人女秘书

奈杰尔·巴恩斯沃思：英国驻美大使馆政务参赞

乔治·索普：伪装成贸易代表的英国高级特工

保罗·普林格尔：英国驻美大使馆安保官员；遇害

爱莎尔·普林格尔：保罗·普林格尔之妻

哈丽埃特·普林格尔：(又名哈丽埃特·沃思)保罗·普林格尔之女

英嘉·林德斯特罗姆：丹麦珍奇食品女商人；詹姆斯大使的情妇

伯奇·努尔基尔德：华盛顿珍奇食品商

沙米·阿卜杜：伊朗流亡记者

维尔纳·吉布朗斯基：美国总统顾问

唐纳德·特罗蒂耶：大都会警察局局长

约翰尼：华盛顿皮卡迪利酒吧侍者

吉尔·多尔蒂:大都会警察局女验尸官

肯尼思·唐纳森:中央情报局官员;莫里齐奥探长之友

埃娃·尼高:康斯坦丝·莱克的姨妈

马克·罗斯纳:美国食品商

埃尔·雷克斯塔:丹麦食品商

莱夫·米克尔森:丹麦哥本哈根警察局警官;莫里齐奥探长之

友

本杰明·戈尔德贝格:善本书商

1981年4月的一个星期天早晨7点，伊朗首都德黑兰的福鲁吉路，伊朗外交部。

英

国驻伊朗大使杰弗里·詹姆斯深深地吸了一口镶着金边的土耳其香烟，缓缓地将烟吐向房顶上轻轻转动着的吊扇。在皮革镶包的办公桌的另一端，

坐着的是伊朗外交部长法利克·卡达尔，他也点燃一支香烟，吸着。

“我将会怀念这东西的，大使先生。”卡达尔说。

“那倒不必，外长先生，”詹姆斯说。“我已吩咐我的继任，让沙利文和鲍威尔继续每天用外交邮袋送最好的土耳其香烟来。你不会没的抽的。”

“谢谢。”卡达尔仰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詹姆斯趁机挪动了一下自己那瘦高的身体，以便把裤子的裤线弄正。他的这套黑条纹灰西服与他别的西服一样，都是在伦敦亨利·普尔服装店订做的。他的衬衣全都是白的，海岛棉的质地，他只系伦敦三家高级俱乐部的领带，他是它们的会员。伦敦著名的哈维—赫德森领带店存有他的俱乐部会员证的复本，这家领带

店为 6000 个俱乐部订制领带，顾客必须在店里立档才能得到该店的服务。

卡达尔睁开眼睛，揉了揉眼，望着桌对面的这个人，尽管伊朗发生了动乱，可此人仍不失为一个朋友。1979 年 11 月 6 日，伊朗占领美国大使馆 48 小时后，卡达尔接替易卜拉辛·雅兹提，当了外交部长。卡达尔是阿亚图拉霍梅尼的心腹，他主持了几个月的谈判，最后释放了美国使馆的雇员，这些谈判大都是极为秘密地进行的，参加者包括许多国家的外交官，其中也有杰弗里·詹姆斯。尽管卡达尔是这个新政权忠心耿耿的发言人，是被驱逐的伊朗国王的死敌，可他却暗中羡慕西方的外交官，尤其羡慕这位细高身材、英俊漂亮、温文尔雅、极有教养的詹姆斯。

“你们要做的事情非常多，”詹姆斯说。

“是啊。经济问题要解决。我们还要与那些撕破脸的国家重建关系，当然也要与伊拉克重建关系。我们损失的太多了。”

詹姆斯点点头，捋了捋他的灰头发，他的头发是从一边的太阳穴向上梳起，盖住头顶上一块日渐稀疏的部位。他看了看自己的领带是否端正，然后拿起薄薄的公文包，说：“我该走了。”

卡达尔抬起手说：“且慢，请允许我向您最后表示一下友好。”他转动转椅，打开一个柜子，拿出半瓶红方威士忌。自从霍梅尼上台后，在伊朗根本找不到酒，除非你认识外交使团的人，外交使团的邮包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喏？”卡达尔说，他往两个杯子里各倒了一点儿酒。“我一直小心地保存着你给我的这件最后的礼物。”

詹姆斯微微一笑，拿起自己的杯子，准备碰杯。

“稍等片刻，”卡达尔说。他又转过身去，打开柜子里小冰箱的门，拿出两个小小的银杯，放在桌上。詹姆斯凑上前去，观看杯里的东西。两个杯子里各有一勺金色的伊朗鲟鱼子。

“天哪，”詹姆斯赞道，他的脸上呈现出一副高兴的神色。在所有的鱼子酱中，小体鲟鱼下的金色小鱼子是最名贵的。这东西只有伊朗和俄国有，由于产量极为有限，所以这两个国家的国宴上总把它当作最后一道菜，就象沙皇时代一样，那时新鲜的鱼子是用黑貂皮包着匆匆送上餐桌的。

“为了和平，”卡达尔举杯说。

“为和平，”詹姆斯说。他抿了一点儿威士忌，舔舔嘴唇，拿起勺子，尝了尝鱼子。“太棒了，”他说，把一勺鱼子全部吃掉。

“佳品送给行家，这是一种愉快。”卡达尔又举起酒杯。“为我的朋友杰弗里·詹姆斯。”

“也为我的朋友法利克·卡达尔。这一年发生的事情可真是非常有趣啊。”

卡达尔笑道：“你们英国的特工要比你们自己说的神通广大得多。不过我很高兴您已经发现了这一点。”

“是的。”

詹姆斯饮干威士忌，把空杯放在桌上，站起身来。他比卡达尔高许多，他们以前曾就这一点开过玩笑。“我相信咱们还会见面的，”詹姆斯一边说着，一边迈着从容的大步向外走去，这是一种身居高位者的步伐。詹姆斯有些垂肩塌背，他妻子将其谑称为“名士精英的懒散洒脱”。如松如钟是军人和自己无法把握自己者的姿势。詹姆斯的俱乐部的朋友也都有些屈肩塌背，这样似乎很适合坐在他们那仿佛是摇篮的皮椅子里。

卡达尔打开一扇通向走廊的门。有两名士兵面对面地坐

在距办公室六七米远的直背椅子里，当卡达尔和詹姆斯走出时，他们站起身来。卡达尔和詹姆斯从他们面前走过，走下通地下室的楼梯。

“向尊夫人问好，”当他们来到停放着詹姆斯汽车的秘密车库门口时，伊朗外长说。这里没有波斯地毯和墙饰品来吸音，所以声音从坚硬的灰色水泥上弹回，显得格外刺耳。

“我会向她转达您的问候的，”詹姆斯说。“昨晚我与她通过电话。她说伦敦这会儿气候宜人——当然有点儿潮，但潮得不让人难受。”

“我在伦敦时也很喜欢你们的潮湿天气。您回去后有何高就？”

“还很难说。”

“驻美大使？一直有这样的传闻。”

“那倒很合我夫人的意。要知道，她母亲是美国人。”

“是啊，她对我说过她是多么想生活在那里。”

“我考虑的是在伦敦经商。”

“这我知道，不过外交官自有他的优越性。”

“对此你我都是十分清楚的，外长先生。”

一名卫兵雄纠纠地打开一扇门。卡达尔和詹姆斯走进车库。两个全副武装的士兵啪地一个立正。一个身穿黑西服的伊朗英俊青年正斜倚在詹姆斯的汽车上，他打开后车门，向后退去。此人身高1.83米，生得眉清目秀，一对棕色的大眼睛水汪汪的，卷曲的头发又黑又浓，象几百根绑在一起的小小的黑缎带。他名叫努里·哈菲兹，是杰弗里·詹姆斯的贴身随从和司机，已伺候詹姆斯一年，詹姆斯已给他办了出国手续，让他随自己去伦敦。

詹姆斯和卡达尔相视良久，然后伸出手。“您直接飞回国？”卡达尔问。

“不。我在哥本哈根还有事。”

卡达尔微笑道：“林德斯特罗姆小姐好吗？”他脸上的微笑没有消失。

詹姆斯的表情有些不高兴，然后又缓和下来，也微微一笑。“她很好。”

“代我向她问好。”

“那当然。”

“我有幸比别人更了解您，大使先生，”卡达尔说。“您是以英雄的身份回国的。我一生中见过的英雄太少了。”

詹姆斯瞟了一眼车库彼端的努里·哈菲兹。“在自己的仆人面前，谁都不是英雄”，他说。

“莎士比亚说的？”

“康沃尔夫人^①说的。保重。”

“安拉与你同在。”

詹姆斯钻进汽车的后排座，哈菲兹为他关上车门。卫兵打开上方的大门。哈菲兹启动引擎，驱车开进外长身后的一个小巷。

詹姆斯倾身向前，降下玻璃纤维隔板，问道：“全部弄到了吗？”

“是的，在卡车里。”

① 比莉·康沃尔(1906——)英国女作家，笔名珍妮弗，50年来她一直为《哈泼斯杂志》撰写专栏文章“珍妮弗日记”，该日记专门描写西方上流社会的社交活动，深为读者喜爱。——译注

他们前往梅赫拉巴德机场，阿亚图拉的国际安全工作人员在这里迎候他们。国际安全工作人员接收了汽车，检查了行李，送他们登上了飞往巴黎的泛美航空公司飞机。詹姆斯坐在一等舱的椅子上。哈菲兹坐二等舱。

1983年11月5日星期天，晚10点，首都华盛顿，西北区马萨诸塞路3100号英国大使馆。

“就连莎士比亚都写鱼子酱，”杰弗里·詹姆斯对聚在英国使馆舞厅一张桌边的一小群人说。桌上摆着一个个银碟，碟子里盛着苏格兰马哈鱼、野鸡肉馅饼、鹧鸪和松鸡；一碟粉色的马哈鱼上满是精细的黄油；薄薄的鳕鱼片浸在白色的奶油里；还有两大碟闪闪发光的黑色欧洲鳕鱼子酱；周围是一盘盘切成角的鸡蛋，蛋黄和蛋白颜色分明，煞是好看；与鸡蛋在一起的是洋葱、细香葱、续随子芽和多香果片。有一个盘子里摆着一摞摞薄薄的烤面包片和一角角的柠檬。

“诗人是怎么说的来着？”一个人问道。

“他说：‘我记得这出戏并不受大众欢迎。它是不合一般人口味的鱼子酱。’《哈姆雷特》第二幕。”

“我到现在也理解不了这种对鱼子的偏爱，”加拿大大使夫人摇头笑道。

詹姆斯端着半杯酒，望着她。“鱼子？换句话说，其实它是

上帝赐给美食家的礼物。”

“您一定怀念伊朗了，大使先生，”农业部的一位副部长说，“在那儿随时可以吃到伊朗鱼子酱。”

“是的，非常怀念，”詹姆斯说。“说到鱼子酱”——他停顿了片刻，看了一眼加拿大大使夫人——“对不起。说到鱼子酱，伊朗货当然是同俄国货不相上下的。”

他优雅地穿过人群，这数百位佳宾都是来庆祝他就任英国驻美大使一周年的。在这一年里他始终不主张举办大型的社交会，尽管他妻子极喜欢招待客人。举止高贵的玛莎·詹姆斯总是表现出一点儿与其身份相符的英国式的冷漠，不过她也喜欢轻佻，用杰弗里的话来说，“这种美国式的喜爱轻佻是从她母亲方面继承来的。”

府上的仆役私下里常拿这两口子的不和来开玩笑。爱尔兰女管家梅格就常说：“老爷子和夫人才叫针尖对麦芒呢。”大多数下人对大使的看法也都同梅格一样：一个冷静、精于计算、不苛言笑的人，待人总是很冷淡，而对某些人则妙语横生，很会表现自己的魅力。

詹姆斯被任命为驻美大使在人意料之中。美国的新闻界一直报道说，在伊朗释放美国人质的谈判中，他暗地里起了很大的作用。他是伦敦许多家银行和公司的董事，这些银行和公司都同美国有着广泛的生意来往。此外还有他妻子的家庭背景。玛莎的母亲出身于费城名门，对慈善组织赞助颇丰。最后，美国第40届总统罗纳德·里根一口答应了玛格丽特·撒切尔首相任命詹姆斯为英国驻美大使的建议，里根对自己的国务卿说：“我认为詹姆斯会象我们一样地看问题。”

玛莎·詹姆斯站在舞厅东端，站在庚斯博罗^①所绘的一幅弗朗西斯·格雷格爵士的肖像下面。与她在一起的是里根总统的特别顾问维尔纳·吉布朗斯基博士和加拿大大使埃尔金·哈里斯。吉布朗斯基是吉米·卡特的顾问班子中唯一一个被里根总统留下来的成员，他现在对外交政策的影响力比以往更大了。他是个小个子，瘦得简直到了小巧的程度，他生着一个箭头似的尖鼻子，鼻子上架着一副金丝眼镜。他的黑眼睛象大理石一样坚硬冰冷，线一般的嘴巴似乎没有嘴唇。他说起话来有一股子斯拉夫腔调。

“满意吗，亲爱的？”玛莎问丈夫。

“很满意。这个招待会很合我的口味。”

“一年，”加拿大大使说。“您还觉得美国是异壤他乡吗？”

“大概不了，”詹姆斯答道。吉布朗斯基听出了他的讽刺口气，皱了皱鹰钩鼻子，捋了捋太阳穴上的头发。

“总统好吗？”詹姆斯问道，他的目光扫视着人群。

“非常好，大使先生。他向您问候。失陪了。”吉布朗斯基走开，消失进一伙客人中间。

“奇怪的小个子，”加拿大大使悄声说。

“显然是这样，”詹姆斯说，他碰了妻子的胳膊一下。“我同你说句话，玛莎。失陪了。”

他俩走到房间里的一个人不多的角落。“他说什么来着？”詹姆斯问。

“吉布朗斯基博士吗？”

“哈里斯。”

① (1727—1788)英国画家。——译注

“只是随便聊聊。”

“唔……”

“没别的。”

自从德黑兰释放美国人质后，英国大使与加拿大大使之间一直存在着公开的紧张。詹姆斯成了新闻界吹捧的英雄，而加拿大在保护美国人质生命方面所起的作用却有大量文件可以证明。

一名获释人质理查德·沃什伯恩对美国的一家地下报纸说，杰弗里·詹姆斯由于同霍梅尼关系密切，在伊朗获得了不少私人好处。这引起了一场激烈的论争。沃什伯恩不肯说出消息来源，这种指责很快就平息了下来，但是它所造成的影响却长期存在。

“你要和我谈什么，杰弗里？”玛莎·詹姆斯问道。

“同莫里斯和西尔维娅去看演出的事。恐怕我不能履约了。”莫里斯和西尔维娅·帕林顿夫妇是伦敦的老朋友，他们恰好来华盛顿，便应邀参加了招待会。玛莎建议说招待会后他们四个一起进城，去看英国歌星和女电影明星罗宾·阿彻的演出。阿彻目前正在美国进行个人表演。詹姆斯不很情愿地同意了这个计划。

“为什么？”玛莎·詹姆斯生气地问。

“我不太想去。”

“你病了？”

“没有，不过浑身没劲儿。下次再同他们聚吧。”

“我已经预订了座位，杰弗里。我一直盼望着这台节目。”

“那你自己去吧。”

“你很让我失望，杰弗里。有的时候……”